

海外文叢

許達然·防風林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

海外文叢

防風林

許達然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海外文叢

策劃·蕭滋
執行編輯·潘耀明

防風林

責任編輯·蔡嘉蘋
裝幀設計·李淑嫻
封面攝影·黎錦榮
版面設計·馬健全

書名·防風林(海外文叢)
作者·許達然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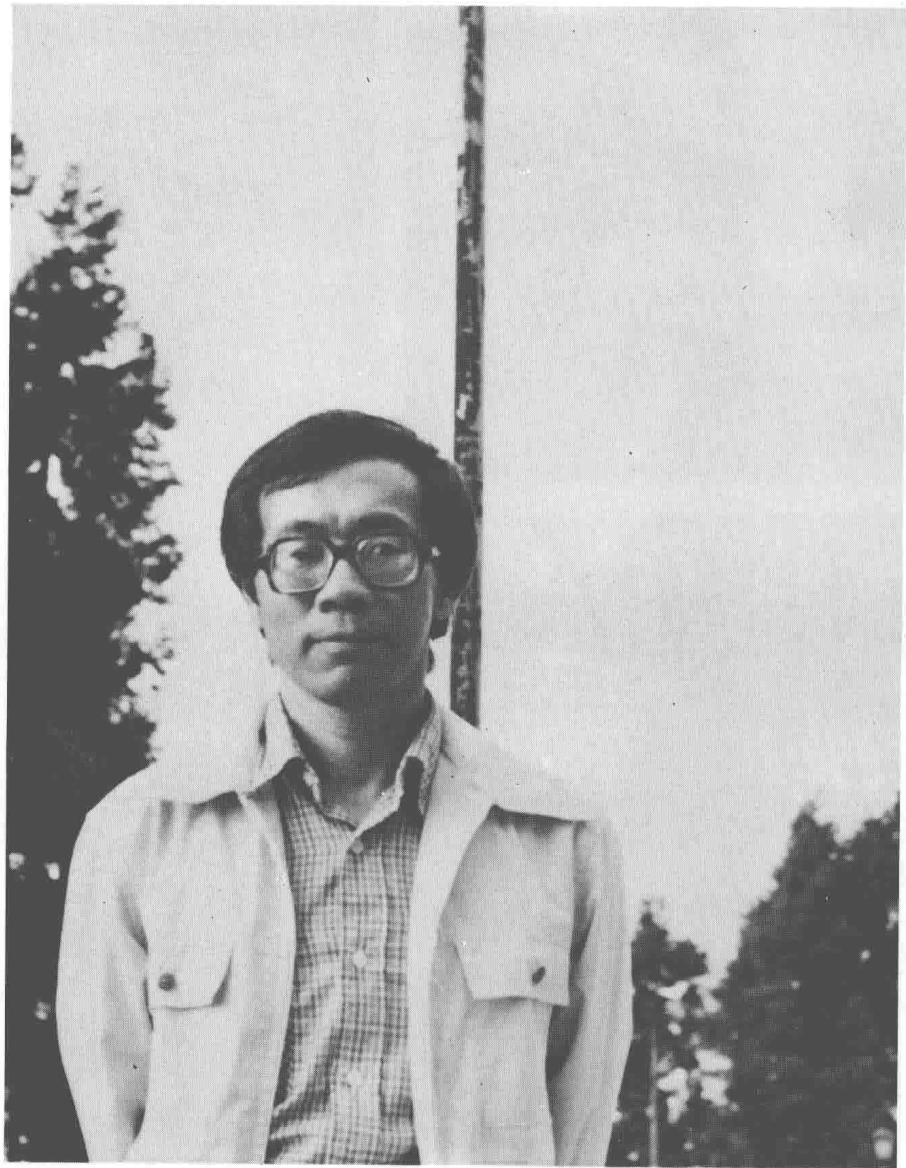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二十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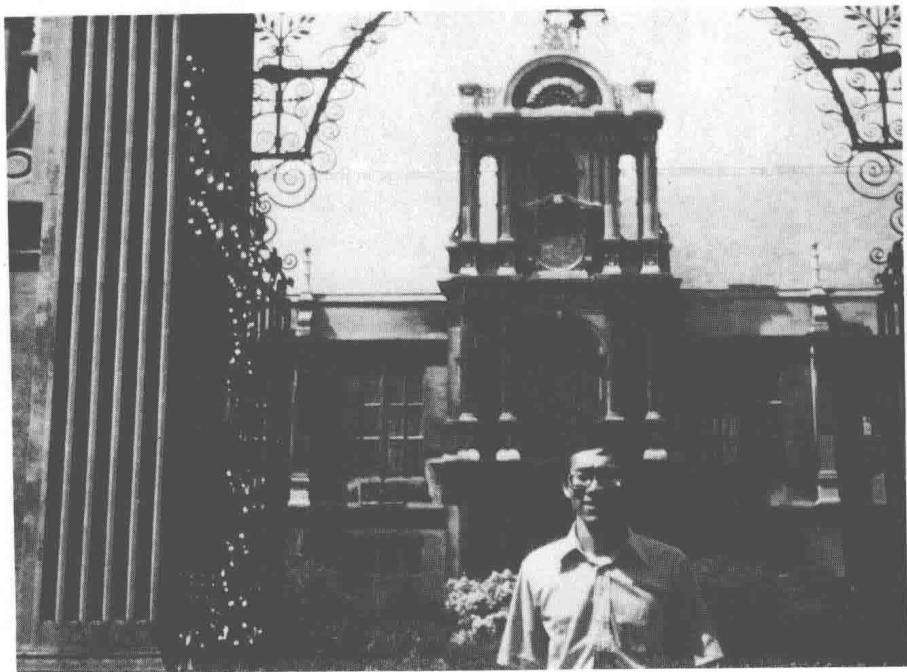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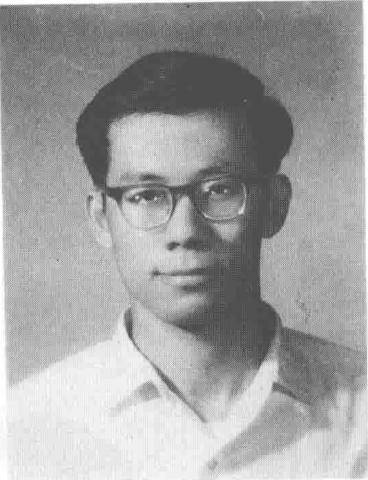
版次·一九八六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ISBN 962·04·0499·8
規格·大三十一開(210×137mm) 160面

©1986 Joint Publishing Co. (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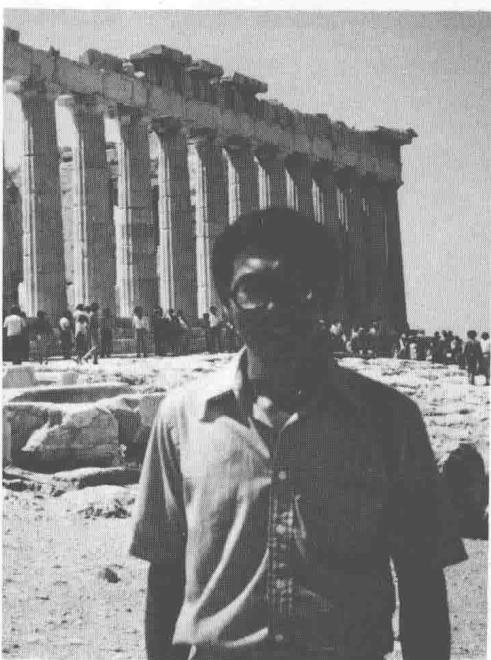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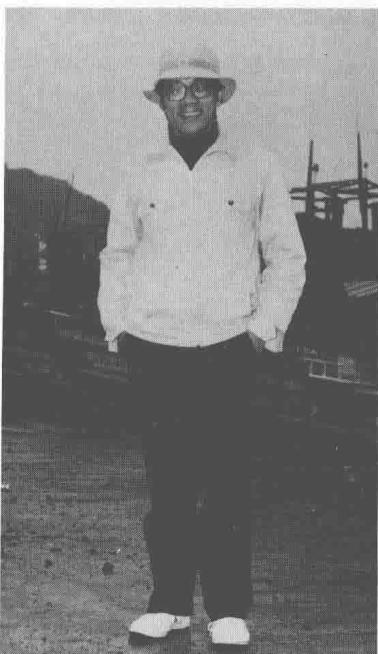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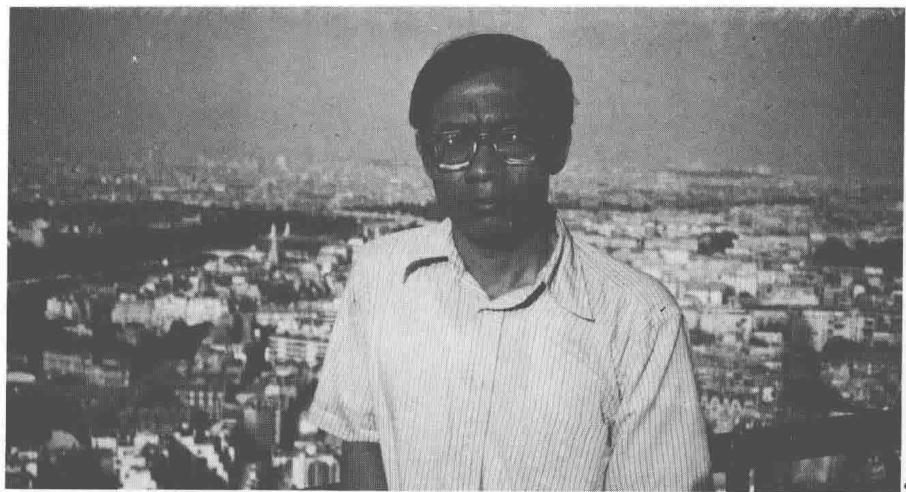
Published in Hongkong



•許達然近照（1984年6月在台灣阿里山）



- 1965年在台灣台南市
- 1971年在芝加哥
- 1976年在牛津大學



• 1981年夏在巴黎

• 1981年秋在雅典

• 1984年春在台灣



這就是我們的家，一伸手就可以夠到。黑圓是外人叫，我們只要在土元宜一個藍子就可以進來，任意摘，摘到裝滿一吃進肚子就不算。

他們很挑剔，不夠熟的不要，不斷熟的也不要，鳥早被那件時裝吃了，然而深色的高聲彷彿隨着那個摘，摘到毒蠍的，不管什麼蟲子，不洗不削皮就吃，豆實新鮮清脆，反正什麼都一洗半，快糖即身水糖洗半，若半糖都還是，忘卻不能吃了。鳥吃不死的，所以吃不死吧！

有人怕鳥，嚇了一跳，叫喊，去到草上，口水浸濕果。有人踩到毒蠍，眼睛弄瞎他的鞋。有人是皇族，不近摘。有人跨刀而過，扭到手，快被毒蠍咬到，狼狽地把毒蠍丢到地上，直人瘋掉。這毒蠍，雙手因處草到除草莖及野草葉而腰脰，看夏夜四心燈，籬笆上發暗，西秋天從向下拿掉，少數落下來，散落，毒蠍的毒，還活著，第一帶回去給老闆，第二，他說再怎麼樣，總必是連續為別人工作，毫無憤怒。

我們都是為長輩請回來的，麥已到了，陽光烈。

• 1984年冬全家在芝加哥家中合照

• 許達然夫婦（1984年冬）

目次

1 序

第一輯

探索

路

橋

人行道

番薯花

祖師廟前的黃昏

夜歸

搬一株榕樹

蜘蛛網外

23

21

19

17

16

14

12

10

8

5

溫暖的話

第二輯

山居者

防風林

榕樹與公路

假日

過年

公寓

垃圾桶

東門城下

泥濘的路

通向故宮博物院的台階

第三輯

58 56 55

獵 榨 溪

84 83 82 81 79 77 73 71 69 66 65 63 61 60

無聊 弄龍 鹵莽 諸相 看鷄 看魚 語 憶 拆 稚 疵 孕 疼 殃

第四輯

114 112 110 108 106 104 102 101 99 97 92 90 88 87

收貨 蹤躅的代價 街上 晚會 小鎮的一角 獅館 寒意 彩色像片 空地上的人們 冬的消息 奈何 交通 排隊 繽紛

第五輯

第六輯

人造噴泉
露天柱

交響樂
黑白漫畫

石雕
感覺
驀然看到

過橋
靜默

143

138 136 135 133 131 128 127 124 122 119

作者簡介
遠方

序

1

在我懷念的地圖上，台灣佔很大的位置。思索中我常聞到它醇厚的土味。寫海島也寫海外，不願寫太窄太散或太文的散文。畢竟世界並非自己的桌子而是大家的人間。人間我迄今雖仍不甚了解，還是寫了。

一九八五年春，芝加哥。

第一輯



探索

5

許多距離已摧毀過去，我早不願提及了。

許多意義，我已忘記。記得探索，那意志在字典裏我不服氣，氣活的沉默，死的出聲。但生命那一次山，却淡漠執拗着錯誤。

記得上山唸佔據農民田園的大學時，看到土地公微笑着，我不知祂笑什麼。

那山有星星無眼睛，佇立山巔也被山顛。挨餓的人很多，我却吃飽探索生命的意義、堂皇的真理、空洞的象徵、與虛幻的境界；擁抱雄壯的愚昧，忿懣但惶惑，激慨却盼望，自矜那樣比失望高級。然而惱悶無非抑壓的憤怒，悒鬱成了紋身避邪，沉默成了棉被蓋得我渾身汗。土生土長却被政治疏離成邊際人，而沒進入人類。我高興我不快樂，含淚微笑，笑社會浮誇的外表，却未探究虛妄的內容。即使抗議，也古意溫和，刻意個已純真而沖淡社會存在。表面尋討，其實覬覦逃避如鹿，被歲月與天真追逐，憧憬的也多無扎根鄉土。土上讀人，讀得很忙——「忙」是喪失「心」的字。讀到的多半在歷史裏，歷史死被偉人把持，我踏不響他們的散步。在他們墓塋的青苔跌了好幾跤後，發覺歷史交雜衝突，只繞碑文轉，就抓不住發展的軸心了。偶爾雖也掇拾些塵封的理論，却從未實習過。學問上雜掃人家的落葉，無自己的樹；認知上如蜘蛛，自編網。

只因枉尋無門之門的境界，就投奔自然自燃，忽略讀書人所謂境界常建築在別人的苦難上。風景無情也入